

[illegible]



微阅读
1+1工程

第六辑



比目鱼的眼泪书

马孝军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目鱼的眼泪/ 马孝军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 9

(微阅读 1 + 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1042 - 0

I. ①比… II. ①马…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4658 号

比目鱼的眼泪

马孝军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组稿编辑: 陈永林

责任编辑: 刘 云 杨 旭

出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2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500 - 1042 - 0

定 价: 20.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 - 2015 - 2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 - 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

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4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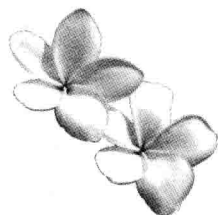
目 录

敲门	1
很想为你出口气	4
重要的是把自己嫁出去	7
小家布衣	10
保护局长的包	14
懂你	17
钱殇	20
活下去的勇气	23
一定要卖车	25
跳崖	27
爱进茶吧的男人	30
敲的是孝心	32
一段爱情的夭折	35
十六岁的天空充满阴霾	38
亲情渐渐远离	40
走出低谷	43
有我电话请你喊我	45

女人·儿子	48
爱情一阵风	50
先救局长	53
爱在深秋	57
袋鼠爸爸	60
天壤之别	62
你们该请我喝酒	64
没落下去的手掌	67
打工的女人	69
笨拙的母爱	71
山顶洞人	73
比目鱼的眼泪	76
李小蔓的婚姻保卫战	79
在一件衣服前惭愧	81
错位	84
男人身上的香水味	86
爱情的猝不及防	89
母亲和一场赌	92
戒酒	94
黑暗中的心	97
堕落的爱情	100
常回家看看	103
遗落了的赞美	106

黄琼雅的两次被劫	109
相煎何太急	111
感动儿子一回	114
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116
杏子娘	119
守住脚下这片土地	122
噩梦	125
找个理由留下来陪你	127
妈妈和一部老电视剧	130
丢弃在车里的爱情	132
把爸叫叔	135
杀人烟	138
逃犯阿里	141
先生是艺术系毕业的吧	143
疯狂吃减肥药的女人	146
隐私	148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151
当官的最大收获	154
一种女人	157
爱心人士	160
他年我若为青帝	163
局长的拐卖妇女罪	167
看我敲诈	170

官场商机	173
横亘在心中的刀	176
地炮手的春天	179
滚滚红尘里的一段爱恋	182





敲门

二狗最烦爹敲门。

年轻人总爱睡个懒觉什么的，正在好梦中或躺在床上想着心事的时候，爹便“砰砰砰”地敲门。好梦飞了，心事也想不成了，二狗好生气恼。起来开门，爹像尊神立在门口：“你这狗日的，太阳都晃眼了，你还赖在床上像条懒虫，天上下金蛋也轮不到你。”爹把二狗一股脑骂了个狗血喷头，二狗想说什么，譬如你就不能少管管我之类的话，但二狗有点气短，高中毕业已经三年了一直未找到事做，吃的是爹的，用的是爹的，买条短裤也要爹拿钱，有什么理由去反驳爹，有什么理由去叫爹不要理直气壮？

二狗想摆脱对爹的依赖，那样，看他还敢板着面孔训人不，还敢冷不丁地就来打门不，还敢……

春上的时候，二狗和一个姑娘结了婚。姑娘家底比较殷实，资助二狗在小街上开了个店铺。店铺离家不远，二狗坚决要在店里住，包括吃饭也不回来。“你小子，恨上你爹了。”爹说，有点老泪纵横的样子。二狗抬头，见爹那满是皱纹的脸，二狗有点心动，但只是瞬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二狗狠狠心走了，他想气气爹，气气爹那别人用了他的钱便该给他当孙子的姿态。爹追了出来，冲二狗背后喊：“愣小子，你爹是为你好啊，等你当了爹你就知道了。”爹的话被风吹散，二狗没听见。

爹又来敲门了，那是二狗离家住在店里半年后的事。这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中秋刚过，天气便一阵冷似一阵，人们都恨不得将火搂了烤。

爹敲门的时候，二狗正和女人绞着。女人出门进了一趟货，途中车抛锚，在路上耽搁了十天。这十天，二狗想死女人了，女人一回来，打



理好货，二狗便拽着女人钻了被窝。天明的時候，冷太阳的余光将卷帘门上的小窗户映得斑斑驳驳的。二狗搂住女人，二狗还不想起床，被窝里热乎，他还想和女人来那事。

“二狗，起床了。”二狗听见爹在门外扯着嗓子喊，同时，爹也把那卷帘门弄得哗啦啦地响。

“是爹呢。”女人推二狗。

“甭理他，他那脾气，就是见不得人清静，在家时，我就领教过，无事找事地吵人。”二狗懒得去理会爹的敲门。

“砰砰砰！”爹把那卷帘门弄得一阵响过一阵，大有不开门就砸破门的气势。

“爹可能是有啥急事呢？”女人一个翻身，将二狗翻在了一边。

二狗没好气地起来去开门。

“什么事呢，大清早的？”二狗开了门，见爹举着手还想打门。

爹一个忽愣，爹指了指东边升起的冷太阳，爹说：“太阳都升老高了，你们还不起床？”

二狗有点无名火起，二狗说：“爹，你就为这个，为这个就来打门，你差点就把我的门打破了。”

“不为这个为哪个？小子，生意人赚的是起早摸黑的钱，照你们这样子，何年何月才发财。”爹又拿腔拿调来训人了。

“我不发财行啦，我不冲你要钱行啦，饿死也不要你管行啦……”二狗将以往的一肚子怨气冲爹发起火来，爹真是多管闲事，自己已经独立了，不冲他要一分钱，他还做出他那凌驾于一切的样子。

爹的脸被抢白得红一阵青一阵，爹顿了顿舌头，几乎是打着战地说：“我是顾客，我拍你们买包烟该不会错吧？”

爹排出十元钱来。

“爹，咱谁跟谁呀！”二狗给了爹一包烟，噙着声音把那钱给爹塞了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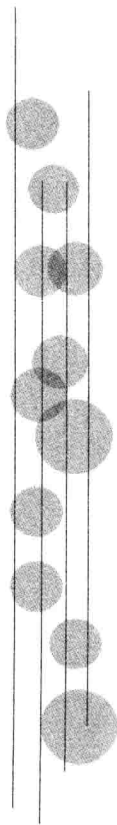
爹收了钱离去，二狗看见了爹那微驼了的背和脑后的几根银针样的白发，二狗有点后悔，怎的冲爹发那样的火，爹千不好万不好，是爹呀。

这年冬天过去的时候，爹病了，而且诊断结果是晚期肝癌。爹临终



的时候，拉着二狗的手说：“儿子，爹的脾气暴，见不得人闲着，可那是确确实实为你好。自打知道你恨上爹后，我再不敢轻易去敲你的门了。——那天的敲门，我实在是万不得已，太阳都升老高了，还不见你们开门，我怕你们煤气中毒了，那个蜂窝煤，煤气重，闷死人是常事……唉，人老了，话就多，敲门见你们安全就应该放心了吧，怎的还说那么多无用的话……”

二狗忍不住地号啕大哭起来。





很想为你出口气

小梅，大哥想，你一定是受到了某种威胁。

胡天成那个狗日的什么做不出来，就说他公司里的一个员工吧，因为带头上告他强制工人加班不给钱，他就找人在一个黑夜里修理了那员工，把人家腿都剁了一截。

小梅，你别怕，大哥既然领了你的官司，谅他胡天成也不敢胡作非为到那种程度，你大哥，钱没有，权也没有，但你大哥是S市响当当的律师，胡天成胆再大，他也不敢“太岁头上动土”，你的官司，是大哥我扛的呢。

小梅，如果你真的怕，你怕大哥的光环罩不到你走动的每一个角落，那好，大哥给你一个去处，大哥在S市的某驻地部队有个战友，你可以住到那里去，那里解放军同志昼夜巡逻，他胡天成手再长，手腕再宽，也不敢去部队随便抓人啊。

小梅，你知道吗，大哥为你的官司走访了好多人，大哥我为了得到最真实最可靠的证据，还去了最边远的新疆，塞外的风沙大啊，吹得眼睛都睁不开，但为了找到那两个目击证人，大哥顾不了。小梅，不怕你有想法，在找寻那两个证人的途中，大哥还险些丢了命呢——那条路，没有大车跑，大哥就只得坐一辆摇摇晃晃的三轮车，结果三轮车侧翻！

小梅，你是不是怕大哥打不赢你的官司？大哥告诉你，大哥已经掌握了铁的证据，那些证据足够让胡天成坐上十五年的大牢。小梅，大哥再说句让你宽心的话，就算那些证据还有些欠缺或不尽完美，但根据法庭上的“反证法”，也可把胡天成驳得体无完肤。

小梅，你是不是想到胡天成的社会背景，你怕大哥即使“铁证如山”



也扳不倒他？那大哥告诉你，就算他胡天成有人在省里，你大哥也不怕，一、你大哥是谁，是S市有名的律师；二、现在法制健全得很，凭你大哥的三寸不烂之舌，把他胡天成告到最高法院并不是难事。如果这些你都认为还没有“绝胜”的把握，那大哥再告诉你，大哥有很多很多新闻界的朋友，他们可以呼吁，舆论的力量你知道吗，好多判不了的案子都是栽倒在舆论之下。

小梅，大哥分明感到你在退却啊！

你在大哥的窗前已经踟躅很久了，你好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可又不好开口啊。

你是不是怕付不起大哥的律师费呢？还记得那天吗，你跌跌撞撞地跑进我屋子，听了你的陈述，大哥我就拍案而起：你这官司，我认了，不要钱也帮你打。你是不是怕大哥言而无信？大哥再一次告诉你，大哥不缺你这一桩的钱，大哥是名律师了嘛，大钱没有，小钱还是源源不断的，呵呵。

那你是怕什么，你已经在我窗前踟躅好几晚了啊。

我的窗前，有一小块草坪，那上面分明有你来回走动的印迹啊，走过去，走过来，你心事重重啊！

是最后一晚了。

月牙儿很好，在蓝色的天穹里绽放着笑脸。

大哥我起身舒了舒腰，你的起诉书也全部搞好，明天我便可以提交法院了。

一个长长的身影拖在窗前，你又来了。

这次，你敲了我的门。

我把你放了进来，给你冲上了一杯热茶。

喝着茶，我看见你好几次欲开口说话，可你话到嘴边像又忍了下去。你忍了好几回，我分明地感觉到了你的不好开口。

我笑着对你说，小梅，你的起诉书我全部整好了，你可以雪恨了。

你终于说话了，你把茶杯放下，涨红着脸说：大哥，我不想起诉了。

我惊愕了——

你一遍又一遍地给我陪着不是，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害你劳神



操心了！

我强烈地感觉到你一定是还处在某种惧怕之中，我把那些不怕不怕的理由再一次给你说了个遍。

你低着头，你说，你相信那些理由。

我真的搞不懂了。

你绞着衣角，看也不敢看我一眼，你说，大哥，他答应给我五十万，思来想去，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就现实点吧，把他送进大牢，什么也得不到呢。

小梅呀小梅，我痛心疾首，我想对你说，难道你忘记了他对你的长期强奸和凌辱，你忘记了他的烟头在你身上烙下的一个个印记？

可你已经转身！

你开门而去！

月色仍然很好，月光下，虫们叫得仍很热闹，啾啾的，像在鼓捣什么。望着你拖得长长的身影，小梅呢，大哥想对你说，大哥原本是想为你出口气，把那个禽兽送进监牢的啊！



重要的是把自己嫁出去

那年，那年的杜鹃啼血似的红。

哭泣的我，擦干眼泪，将长发一甩，整了整自己的衣服，提上家里宰年猪的刀，面无表情朝村里王二狗家走去。

母亲颤颤巍巍地拦住了我，姍子，姍子，你不能去呀，现在，现在，现在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自己嫁出去。

我像一个慷慨悲歌的壮士，我推开母亲的手，我哽咽着说，娘，你别管我，你让我去，我非杀了他不可。

娘见拦不住我，连忙喊妹，妹帮娘，她们把我生拉硬扯拽了回来，又把我推进了我所住的房间，还落了锁。

闺女，娘心里不是不痛，可你得想想，这事张扬得吗？张扬出去，你一个大姑娘家，今后还怎么见人。因此，因此，你现在的一切冲动都是不明智的，你现在最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挽回这已经发生了的不能改变的事实，也就是如何把自己嫁出去，娘是女人哟！

娘在门外，一把鼻涕一把泪。我倚着门，感到她那肩膀一耸一耸地抖得厉害。

晚上，娘去了王二狗家。

妹向我描述了同去的情景。妹说，娘到王二狗家，娘陪着笑对王二狗的爹说，你家二狗和我家大妮那事咋办？你猜王二狗的爹咋说，他把人的肺都气炸了，他说不就是钱吗，要多少，开个价。娘颤着声音说，可我家大妮是个姑娘呀。你猜王二狗的爹又怎么说，他阴阳怪气的，是个姑娘又怎么样，难道用钱就不能买，现在还没有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娘见王二狗的爹如此轻描淡写，她几乎要下跪地说，我求你了，反正你



家二狗对我家妮也有点意思，就让我妮过来吧，她是黄花闺女呢，你家不要她，让她今后如何嫁人？……你家别不是瞧中了我家这高楼大厦吧，王二狗的爹揶揄起娘来。娘被噎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娘被王二狗家的大花狗咬了出来。

妹隔着门向我描述，听得我暴跳如雷。

当夜，我便打破了门。

我直奔乡派出所，我要把那夺去我女人初夜的流氓王二狗送上法庭，还要让他那没有人性的爹受到道义上的谴责。

娘在后面追我，她一边追，一边凄厉地喊，闺女，你别冲动呀，你别冲动呀，她的声音划破漆黑的夜空。我听见娘摔了一跤，好像还摔得不轻，好半天都没听见她爬起来的声音，但我也顾不了。

乡派出所里，我向警官们如实陈述了我被流氓王二狗凌辱的情况。

娘在我快要陈述完的时候，才在妹的搀扶下赶到派出所，她拉住我的手哭，闺女呀，你以后如何做人呐……

王二狗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他的爹，也受到了不同的道义谴责。

我呢，我也瞬间成了全村近千户的名人，我走在路上，背后都有人在指指戳戳。

这事过去一年，娘为我领来一个人，娘说，闺女，他是个外乡人呢。

我看看那人，那人冲我皮笑肉不笑的，还鹦鹉学舌地说他不会计较的。

我赶走了那人，就冲他那句话。

闺女呀，你重要的是把自己嫁出去，你还挑什么，人家不嫌弃你就行，女人呀，过了那关，还有什么宝贵的。

娘对着我，又是哭。

我最见不得娘哭，自打经历那屈辱的事后，我发觉娘常常望着我的背影木木地出神，偶然间不经意回头，我都看见她眼里盈满了泪。第二年，我随着打工潮去了广州。在广州，我以我的吃苦耐劳、坚强能干为自己赢得了个容身之所——某前景不错的公司聘我当了他们的销售科长，年底，还准备提拔我当他们的部门经理。我把我的喜悦写信告诉了